

# 特寫馬星野

(本文圖照參見第六頁)

●王康

## 早行一日多活八年

馬星野先生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病逝台北的噩耗傳到洛市後，凡是和他相識的人都感到無限哀傷。他是中華民國在台的第一代老報人，也是台灣新聞教育界的泰山北斗，他的第一代門人及再傳和三傳弟子已遍布全世界，因此，他的逝世震撼了台灣及海外新聞界。

不久前，現任台北國語日報顧問潘麗兄（我中央日報的老同事）來洛旅遊，我向他打聽馬星野先生的健康近況，他感嘆地說：「馬先生已變成植物人。」當時我就感到非常難過，預料他在世的日子不會太久。

我移民美國卜居洛市十五年當中，和馬先生只見過兩次面，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十月下旬他赴他母校米蘇里大學領取了「傑出新聞事業終生服務最高榮譽獎」後取道洛市返國時，「世界日報」洛市分社請馬先生暨夫人吃飯，我亦敬陪末座。他在席間，說他於十月十日從聖路易城坐伊利諾航空公司的小飛機到米蘇里大學，次日同一架飛機和同一條航線即因氣候突變而墜毀，機上十

一人全部罹難。如果他們遲一天搭上那架小飛機，他們也會得到相同的悲慘結局。而米大打到台北去的電報是要他十一日到達目的地，但那封電報到達台北時他已到了美國。馬先生回到台北後，曾在大華晚報上發表了「米蘇里大學感懷十首」，其中第六首說：「夜半狂風震疾雷，人機擲地盡成灰；天公獨恤中華客，昨夜原機送我來」。也就是說，他提前一天到達母校，使他多活了八年。

## 「我來自東」一文難忘

我和馬先生在那次見面時所談往事中最令他感到興趣的是他自美學成歸國後在國內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時我在世界書局編輯部（上海楊樹浦大連灣路）工作，我每天清早必看黎烈文主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黎氏為留法學生，法文的造詣極深，他所翻譯的法文長篇小說「冰島漁父」在上海出版後極受讀者的喜愛。黎氏是從鴛鴦蝴蝶派大將周瘦鷗手上接編「自由談」，大量採用魯迅化名及徐懋庸、曹聚仁、胡風等的稿件，大約在民國二十三年秋天，我在「自由談」

上讀到一篇「我來自東」的文章，作者為「馬星野」。未看內容之前，我還以為作者所寫是在日本的見聞，細讀內容才知是一個中國青年新從美國留學返國，該文連載了三、四天，文筆流暢，對美國當時的國情與文化價值，有獨到的見解。我告訴馬先生，時間雖隔了五十年，但那篇文章在我心靈上所留下的印象，永遠不會消失。馬先生聽了非常高興，他笑對我說：「想不到你還記得我五十年前回國所寫第一篇文章的題目」。

## 海外最後一次見面

第二次是馬先生來洛辦理他長公子馬上庚博士的後事，那是一個令人傷心落淚的場面。馬上庚博士畢業於台大化學系後來美深造，得了博士學位後即應聖地牙哥加大之聘，任該校教授，並在美成家立業，結婚生子，不幸於數年前因癌症在南加州病逝，馬先生由他女公子馬大安女士陪侍自台來美料理愛子的後事。事先我不知道馬先生已來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中央社駐洛特派員丁侃兄的電話，他告訴我，馬先生已辦完馬上庚教授的後事，今上午已自聖地牙哥乘小飛機到達

洛杉磯國際機場，將於下午轉乘華航班機回台，在機場將等候三、四個小時，問我能否到機場與馬先生一晤？說來也很湊巧，那天是星期六，我的小兒子不上班，也沒有其他的約會，他可以開車陪我去機場。到達機場時，發現只有丁侃兄一人陪伴馬先生父女，馬先生在洛市有很多熟人，但他不願打擾別人，可是對我父子能適時趕到機場送他，也頗感安慰。我是一個拙於言辭的人，在此種場合，我實在想不出最恰當的話來安慰馬先生。白頭人送黑頭人，為人間最慘之事。馬先生知道我的個性，因此，是他主動找出話題來和我閒談。我們在候機室坐了兩個多小時，也在機場餐廳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餐。當我送馬先生走入登機通道時，馬先生的右手緊握我的右手，雙眼閃着淚光，我比馬先生小一歲，彼此都是將近八十歲的老頭子，不知此次一別，今後能否有重逢的機會，現在事實證明這是我最後一次與馬先生見面。

馬先生回台不久就中風，但神智仍清楚，有一年前自立晚報董事長李玉階先生來洛，我問李先生知道馬先生最近的健康狀況否？李先生告訴我，他來美之前曾去探望馬先生，馬先生看見老友趨府探病，曾感動得下淚。後來我和中央日報已退休多年的老同志蔡策兄通信，據蔡兄函告，馬先生的健康情形最近大有進步，不但已能下床行走，而且已篤信佛教，每天誦經及閱覽佛學典籍。我私心慶幸馬先生病體復原神速，並祈禱上蒼，保佑他健康長壽。我旅美十五年中每年十二月中旬對在台至親好友寄新年賀卡，並在賀卡上

用最簡潔的文字報告生活實情，對馬先生也是如此。馬先生每年都有賀卡回寄給我，只有今年（一九九一）初有去無回。不久前潘霖兄來洛，始悉馬先生病情惡化，已喪失知覺，也解開了賀卡「有去無回」之謎。

前文說過，我從民國二十三年秋天起，就知道中國高級知識份子中有馬星野其人，可是和他見面則是抗戰勝利以後的事。

### 而今唯我苟全性命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底我從廣西陽朔荔浦游擊區回到已成一片廢墟的桂林市，受聘為國立桂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專任歷史教師，負責教全部高中各班的中外歷史，次年三月十二日原在南寧市的廣西中央日報創刊桂林版，社長徐詠平想物色中央副刊主編一人，一直找不到適當人選，有一天該報桂林版總經理容又銘兄向徐社長推薦我，而事前我毫不知情，急性子的徐社長當天下午就到學校宿舍來看我，當時內人正在室外大木盆裏洗衣，徐社長問內人王康是否住在此處，內人說是的，並說明王康是她的另一半。我和徐氏從前並不相識，但一見如故。他說，三十二年秋桂林大撤退前經常在「黨義研究」及「基層建設」兩半月刊上看到我寫的文章，也在廣西日報上看過我寫的專欄文章，他要求我主編中央副刊，我起先婉辭，我的理由是專任教員不能兼差，他說中央日報是黨營事業，與政府的預算無關，我不但可以兼差，而且文稿可以在家裏編好，每晚到編輯部發稿及指導技工同志拼版即可，他並向我保

證，他和總編輯董品禎都不干涉編務，用什麼稿，寫什麼文章都由我全權作主，他們都不過問。徐社長那麼痛快，我只好應允。我從三月到八月底編了將近半年的廣西中央日報副刊，徐詠平、董品禎兩位都很滿意。我於九月二日攜眷自桂林飛往南京探望久別的先父，徐社長自動寫了一封信給南京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先生，我到南京後一週持函赴中央日報拜訪馬社長，適馬社長不在辦公室，我留下信，不久，我去上海，進新聞報工作，不到兩個月，就被派到台北工作，直到現在，尚未回中國大陸一遊。徐詠平社長不久前病逝台北時，此間中文報紙都無消息刊出，還是他的長公子徐文中事後寫信告訴我，才知道此一令人哀傷的噩耗。馬先生長我一歲，徐先生比我年輕一歲，這兩位對我有知遇之恩的傑出老報人都已先我而逝，不能不使我這個八十一歲的老老人淚如雨下。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美機炸毀的前台灣總督府已經修復，台省主席魏道明博士下令各廳處在今天的總統府廣場舉行盛大的台灣省博覽會，不少上海廠商來台參加展覽。南京中央日報特派總經理黎世芬，該報上海特派員容又銘來台考察及參觀，我與黎兄雖是初次見面，但容又銘却是我在桂林時即相識的老朋友，他們下榻衡陽街與懷寧街口交界的三葉旅社，也是我所主持的上海新聞報台灣辦事處的緊鄰，我們幾幾乎朝夕相見，他們有時匯款未到，就向新聞報辦事處挪用新台幣。黎世芬兄那時笑說，新聞報台灣辦事處是他的臨時銀行。

台灣博覽會於三十七年十月十日隆重開幕，馬星野先生和龔選舞兄也從南京經上海飛來台北，我就是那時初次見到馬星野先生，徐詠平寫信給他，他已對我有初步印象，後來他在上海見到趙敏恆、詹文滄，他們又誇獎我在台灣幹得不錯。台省新聞處長林紫貴設宴招待新聞界時，我又被安排與馬星野先生同坐一桌。藉此機會，馬先生和我才有一次令人難忘的暢談。

就在那一時期，徐蚌會戰失敗，國內人心惶惶，馬先生已下定決心創辦南京中央日報台灣版，馬先生自台返南京後即與總編輯李荊蓀、總經理黎世芬密商，將一架報廢的印報輪轉機及一套五號鉛字和銅模不聲不響地從南京經上海由海道運來台北，一批排字、拼版及印報人員也陸續調台，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台北版的中央日報初次與讀者見面，而南京中央日報則照常發行，直至共軍攻陷南京時才停刊。後來李荊蓀以共謀罪嫌入獄，我和很多中央日報老同事內心都感到不平，但都敢怒而不敢言。

上海淪陷之前，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真有如喪家之犬，當年中華日報社長盧冠羣兄知道我的情形，有一次安慰我說，該報資料室主任一職出缺，上海如失守，你就來上班。盧兄的這番好意，我至今不忘。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底上海陷共，新聞報社長程滄波先生已赴香港，兩、三年後才來台灣，總經理詹文滄、總編輯趙敏恆都陷身大陸，此時，黎世芬兄和馬星野先生都邀我進中央日報工作。馬先生曾於五月三十日親至舍下要我馬上到採訪組上班，我於是接受了馬先生的邀約

，於六月一日到中央日報採訪組報到，並向盧冠羣兄道謝及致歉！同年冬天，中央黨部龔聲濤兄奉命至香港公幹，他途中邂逅大公報前台灣辦事處主任兼記者嚴慶澍兄，他問台灣朋友的近況，並指名問王康，龔兄告訴嚴，王康已進中央日報採訪組工作。嚴聞訊後嘆氣說：「我們這個老朋友至今仍執迷不悟，臨死還要為國民黨賣命」。嚴在台時和張任飛、錢塘江、朱永丹及在下等人過從最密，嚴為「金陵春夢」一書的作者，後來當選中國大陸全國人大香港代表。數年前去世。張任飛兄前數年在台死於肺癆，錢塘江兄在巴西聖保羅被當地的台獨份子暗殺，死於非命。朱永丹兄於去年二月下旬在洛市突然患病去世，現在只我一個老翁仍苟全性命於亂世，能不傷心落淚？

### 中央日報遷台拓荒

初期中央日報採訪組設在台北市漢口街，一幢兩層樓房屋裏，樓下是印報輪轉機，樓上一間小房為採訪組辦公室，主任為王洪鈞兄，副主任為龔選舞，他跑要聞。記者有蔡策兄，他一人包辦社會新聞，張力耕兄採訪文教消息，黃秉鴻兄跑體育新聞，姜白鵬兄負責財經消息，倪鼎文兄跑行情，我採訪省政、軍事及醫藥衛生新聞。當時每個人的負擔都很重，每人每天平均約寫五千多字的新聞。夏天，採訪組像一座火爐。辦公室內桌椅都不夠，誰先到誰先寫稿，室內只有一架破爛不堪的電風扇，熱風吹在身上，仍然汗流浹背。在漢口街時，採訪組尚無女記者，因此，我

們走進辦公室，先脫掉襯衫，再脫掉長褲，全身只剩下一件背心和一條短內褲，可是寫完稿後依舊滿身是汗。此種情況直到十月以後，才初步獲得改善。採訪組已遷到火車站旁邊的「忠樓」，採訪主任由彭河清兄接替王洪鈞兄，劉毅夫兄也進了採訪組，接管我交給他的軍事新聞，成為中華民國最權威的軍事記者，他現在已八十高齡，至今還隨三軍首長到金馬外島採訪，回台北後還寫出可讀性很高的專欄文章，在青年戰士報上發表。小鬍子潘啓元從南京、廣州回到台北後也進了中央日報採訪組。他和宋仰高兄在重慶、廣州、桂林、昆明等尚未陷共時，潘、宋兩人所發的專電常被新生報所抄收，編輯部乃通知潘、宋假造一個消息，說我國駐英大使已派「何錦章」接任，第二天新生報照登不誤，中央日報則無此新聞。「何錦章」是中央日報工務組主任，從此我們都稱他為「何大使」。等到新生報發現上當，已無法補救。當時中央日報與新生報競爭之激烈，今天只有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關係可以比擬。

王理璜進了中央日報以後，採訪組才有女記者，她是三湘才女，文思敏捷，倚馬可待，她和新生報的女記者黃順華及中華日報的女記者鍾驪珠是當時台北報界三顆閃耀發光的明星。王理璜極富同情心，看見悲慘的事即流下同情之淚，我有一次陪她到「記者之家」觀賞「燕夢重溫」影片，她從開映到結終，都泣不成聲。

郭琴舫、王介生（已故）二兄都是上海新聞報的攝影記者，朱稼軒兄也是新聞報的老同事，都在馬社長任內進了中央日報，使採訪組的陣容

比以前更加堅強。

### 似是而非誰寫的稿

我上班的第一天採訪陳誠辭修主席對國營及省營企業高級人員的講話，王崇植、沈鎮南、尹仲容、郭克儉等都在座，他鼓勵大家努力增加生產，革除積弊，增強反共力量。他的話責備多於鼓勵，我當時忠實地將他講話的大意記錄下來，晚上寫了新聞稿，第二天在中央日報第三版顯著的地位上刊出，標題也做得很好。當時主編該版的是不久前謝世的鄭炳森，也就是後來著名的「影評人」老沙。第二天下午我到省新聞處該處科長簡勁把當天陳誠主席批示過的剪報給我，在我發的那條新聞旁邊陳主席親自用紅鉛筆批着：「是誰寫的稿？似是而非。」九個字。當時新聞處長吳錫澤，並未因此事而對我表示不滿。回到報社後我先將此事告訴王洪鈞兄，他勸我不必介意，後來我也向李總編輯及馬社長報告此事，他們的意見和王兄相同，並說，只要省府不來函更正，我們就置之不理。以後，省府未來函更正，此事就不了了之。

### 義務吃飯不得缺席

馬社長特別重視採訪組，採訪組搬到「忠樓」後他指示總務組每天為全組同事免費供應兩頓飯，即中餐與晚餐，而且說明不得無故缺席。他說，吃飯是義務，故不能無故缺席。報社免費供記者吃兩頓飯有兩大好處，一是大家午飯前到採訪組，彼此可以對當天的新聞事先充分交換意見

，如臨時有重大新聞發生，可以集中全力作機動採訪。二是晚上不回家吃飯，可以提前寫稿，即使晚間有重大的突發新聞，也可以應付裕如。對記者個人而言，也有好處，因為當時報社員工待遇並不好，能吃兩頓免費飯，也可節省個人不少開支。以後雖經常更換社長，但馬先生創造的此一優良制度，一直沒有改變。

要求記者每天寫日記也是馬社長的傑作之一，我個人本有寫日記的習慣，可是做外勤記者以後，此一良好的習慣，即被迫改變，也就是中斷了日記的撰寫。不但我個人馬上恢復了這一良好的習慣，全採訪組同仁也樂於根據馬先生的指正開始寫日記，把每天採訪新聞的酸甜苦辣都赤裸裸地和盤托出，毫不隱諱。有些在那時大環境籠罩之下不能向外人道的各種内幕，也寫進日記裏去，交稿後也將日記交出，先由採訪主任轉呈總編輯，再由總編輯轉呈社長，次日下午發還給各撰寫人。馬先生有時在日記上作詳盡的批示，那些批示非常有啟發性，對記者採訪與寫作，甚至立身處世，都有很大的助益。可惜這一規定，馬先生離中央日報後即自動廢除，以後各任社長接事，都未恢復。

### 直接指派記者採訪

馬社長有時未經過採訪主任即直接命令記者採訪新聞。我自己有過兩次經驗，龔選舞、劉毅夫、張力耕、蔡策、姜白鷗、黃秉鴻諸兄及王理瑛小妹此種經驗可能更多。大約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上午，馬社長着工友叫到我的

辦公室，他面議我馬上到台中市去訪問患肺結核病已到末期的陳果夫先生，談話的重點是農教電影製片公司創辦及經營情形，也談他在台中養病近況，並囑我立即買火車票南下，第三天返社寫一篇特寫在第三版刊出。我奉命後馬上去台中，當晚隨便找了一家旅館住了下來，次日清晨我去台中市政府拜訪早已相識的陳宗熙市長，從他那兒一定知道陳果夫先生的住址，因果夫先生自南京經上海來台中養病，就是由陳市長一手安排。我從陳市長處得悉果夫先生的住址後又坐三輪車按圖索驥到達果夫先生寓所，我按門鈴後，出來開門的是果夫先生的機要秘書程世傑兄。世傑兄是果夫先生的外甥，民國三十七年多自滬陪果夫先生乘中興輪來台，當時黎世芬兄代表南京中央日報，我代表上海新聞報曾到基隆碼頭迎接。

我和程世傑兄相識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下旬，當時程兄是蔣委員長侍從室秘書，實際上是為陳果夫先生處理機要，太平洋戰爭發生前，程兄自重慶飛香港赴上海接眷，到滬不久即發生了太平洋戰爭，程兄偕夫人汪女士及長女有美與中美日報總編輯詹文潛結伴同行，由詹介紹，我夫婦才與世傑兄嫂相識，由此一關係，使我圓滿完成訪問陳果夫先生的任務。這位黨國元老躺在病床上，我和世傑兄分坐兩旁，他一面向小痰盂內吐濃痰，一面不停地講話，不但有問必答，而且答覆得非常詳盡。他認為電影是在全國農村推行社會教育的最佳工具，所以他創辦了農教電影製片廠，買了最新的攝製器材，也從美國好萊塢聘請了一位原籍廣東的華裔電影製片專家來華負責設

廠全責。設廠工作尚未完成，大陸上的局勢就日益惡化，在三十八年初即將全部最新設備運到台中，仍由那位專家負責管理。不料蔣經國對此事頗有意見，馬社長才命令我訪問陳果夫先生。我的特寫刊出後我才知道實情。果夫先生可能躺在病床上很感寂寞，找不到談話的對象，我不提問，他也自動談了不少黨政往事給我聽。我怕他太累，數度起身想向他告辭，他還是要我坐下，聽他講辛亥武昌首義時他參加學生軍守衛武昌的故事，這是由於他知道我是湖北人而引起。我那篇特寫的剪報在三十年前搬家時遺失，但在中央日報的合訂本裏一定可以找得。

### 壯年老去半世重逢

馬社長直接命我採訪的第二條新聞是圍棋。

時間大約是民國三十八年底或三十九年初。那時中國圍棋會剛成立，有一天馬社長命我去拜訪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上將，和周將軍談一談圍棋，我立刻前往空總拜訪周總司令，他除簡單談談他愛好圍棋的經過以外，並介紹我去訪問當時台灣的第一圍棋高手吳滌生君，吳君是我國旅日棋王吳清源的胞兄，根據周老總告訴我地址，我很快就找了吳君。吳君對我說，他胞弟童年因具有圍棋天才而受知於段祺瑞執政，段並將清源送往日本棋院深造，數年後即稱霸日本棋壇。對這一有趣的故事，吳氏除娓娓道來以外，還將吳清源在日本成家立業經過詳細講給我聽，我回到採訪組除把「中國圍棋會」成立經過寫了一條新聞外，也寫了兩千多字的特寫，專說吳清源如何東渡日

本學棋及其在日成名的故事。這是當時台灣各報第一次重視圍棋，以後竟掀起了一陣「圍棋熱」，我想這是馬社長當年沒有想到的事。不久，劉毅夫兄進中央日報採訪組，從此採訪圍棋的任務我就移交給毅夫兄。去年國慶日，我在協調會洛市辦事處張慶衍處長所主持的盛大慶祝酒會上碰見一位溫文儒雅的老先生，易瑾將軍為我介紹，說那是我國圍棋界耆宿吳滌生先生，使我突然想起四十一、二年前的往事，主動伸出手來問他還記不記得當年訪問過他談吳清源的王康？他連忙熱情地和我握手，並興奮地說：「記得！記得！你的特寫，我至今還保存着哩！」當年吳先生和我都是四十歲左右的壯年人，如今都已老態龍鍾，滿頭白髮，四十年後在海外相逢，真有悲喜參半。

我進中央日報不到半年，社長就提升我為採訪組副主任，至此採訪組有兩個副主任，即龔選舞兄和我，至江德成兄調到採訪組為副主任，使採訪組有三個副主任，但那是馬社長離開中央日報以後的事。而我繼彭河清兄為採訪組主任那是胡健中社長任內的事，與馬社長無關。

在馬社長任內，我還奉命赴泰國曼谷訪問週一週。民國四十年年底，陳納德將軍主持的民航隊，開闢台北至曼谷航線，邀請台北新聞界組團乘試航客機首航。那也是國府遷台後新聞界第一次出國採訪，因此，甚受各方關注。採訪團係由中央社張任飛、秦凱、新生報漆敬堯、中華日報張士丞、公論報陳玉慶、民族報王彥彰、英文中國日報尤復夏、中廣公司仲肇強、海外社陳伯中

諸兄及我代表的中央日報所組成，我並謬蒙諸兄推選為團長。回國後大家舉行「作文比賽」，每人各寫了十餘篇訪泰專稿，事後蔣介石總統會召見全團，面致嘉勉。

我們在曼谷受到旅泰華僑社會的熱烈歡迎與盛情招待，當時最受人尊敬的僑領為張蘭臣及雲竹亭兩位。張蘭臣為曼谷中華總商會主席，與當時泰國內閣總理鑾披汶有深厚的私交，我們到達時才知道泰國即將由泰王蒲米蓬親自主持閱兵大典，於是向我駐泰大使館替我們向泰國外交部交涉，請該部發十張記者證，以便採訪閱兵新聞。該部婉辭謝絕，理由是記者席位已經客滿，中國記者申請時間太晚，礙難發證。此事被張蘭臣先生獲悉，他乃直接打電話給鑾披汶總理，兩天以後，我們就接到十張記者證，而且安排的是最好席位。

### 瘋狂年代鋼鐵陣容

馬社長時代，中央日報的陣容極為堅強，總編輯李荊榛總經理黎世芬合作無間。在編輯部方面，首席副總編輯錢震，負分稿總責。副總編輯耿修業主編中央副刊，並以「如茵」筆名寫可讀性極高的方塊，編譯組主任潘煥昆為當時台北翻譯界的龍頭，三大主筆王新命、錢納水及戴杜衡，更是撰寫社論的高手，文章擲地有聲。馬社長並聘請名畫家梁文銘、梁中銘昆仲到主筆室合編「畫報週刊」，「土包子下江南」及「莫醫生」兩系列長篇連載漫畫更使讀者愛不釋手。「我們的身體」及「我們的家庭」等一系列專訪，都是

馬社長親自策劃。刊出後也受到讀者的歡迎。報紙的發行量與廣告量每月呈直線上升，在馬社長於民國四十一年八月離職時，中央日報無論在質量方面，都執自由中國報界的牛耳。

不幸的是好景不常，馬社長辦報成功，也引起不少黨政高層人士的眼紅和妒嫉，有一天報紙上將「偉大的蔣總統」印行「偉小的蔣總統」使馬社長及李總編輯同時黯然下台。其實此一錯誤，內行人都知道這只是手民之誤及校對先生或小姐的一時疏忽，並不是「匪諜」的陰謀。但在那一

瘋狂反共年代，「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已成爲最高的治國原則，至死仍「忠黨愛國」的馬星野先生却從此喪失了辦報的機會，使他的理想與抱負都雲散烟消。他離開中央日報的那一天，全社員工都淚流滿面，這是以後該報更換社長時從未出現過的鏡頭。

有人說，馬社長只歡喜僱用政校畢業的學生，但事實並非如此，例如當時採訪組的劉毅夫、黃秉鴻、蔡策、郭琴舫、王介生、姜白鵬、倪鼎文、朱稼軒、潘啓元諸兄及在下，都屬於「雜牌

隊伍」，他照樣僱用，可爲明證。

對我個人而言，最使我沒齒不忘的是我於民國四十四年春天因採訪新聞而乘軍用吉普車在新莊附近公路上罹車禍受重傷，住進台大醫院病房，最先到病房探望及贈送花籃的就是馬星野先生，後來他從巴拿馬回國，到中央日報採訪組探望老部屬，發現我正請病假，馬上打電話到舍下，使我異常感動。我認識林語堂博士，也是由於馬先生的介紹。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脫稿於美國洛杉磯市

# 中外文庫之二 戴笠和他的同志 增訂再版 全一冊平裝貳百元

喬家才 著

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何峨芳妙計安東莞。胡天秋高風亮節。鄭恩普落髮爲僧、郝亞雄十不死。張揚明平反冤獄。考城壯士戴日暄。吳玉良與軍中謀報。黃昭明與翁俊明。陳祖康撰黃埔校歌。黃天邁外交英才。總報告專家劉啓瑞。蘇州青年壯士顧偉。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胆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爲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史春森搶運食鹽。梁幹喬打倒史達林。越南華僑張霽芝。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

全一冊平裝貳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楚崧秋「新聞界苦行僧馬星野」插圖（文見40頁）

①右二起：作者、王唯農、馬星野合影（民國64年4月於台北）。

②民國48年馬星野（右三）出任駐巴拿馬大使時，與曹聖芬（右一）、沈錡（右二）、作者（左一）等夫婦合影。

